南華經解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至樂

樂之一字學道人與世俗所同尚也孔子曰樂在其中矣孟子曰樂莫大焉豈不尚矣乎但俗所爲樂者形骸之享受學道人所爲樂者性情之恬愉名曰同而實大悖焉夫以形骸之享受爲樂是拘身之桎梏也腐腸之毒藥也伐性之斧斤也勞擾圖之果未足爲樂也若性情之恬愉則無爲逍遥不言樂而至樂存焉吾獨怪吾以勞擾爲困者俗亦以無爲爲苦也此無他皆有生一念爲之累也愛生則欲奉其生奉其生則欲使吾之生優於凡謀生者之生是以不勞擾圖之而

不得已也莊生妻死以下三段將生死關看破顏淵一段命與形不可損益則生死關亦不得不看破也末段將生死說得一氣轉換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竟未嘗有生死也如此則有生一念可盡淨矣生且不有倘何一切享受之足云莊生蓋欲急醒迷途子之至樂歟俗之所樂名曰愛生實大傷之故言至樂活身無爲幾存蓋對俗樂之傷生說耳後半篇打破生死更不道著活身二字矣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反喚言有也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活身止就至樂卻出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言至樂活身之理俱有但不知人之趨舍何如耳。

虛提至樂以待下文分別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以此能招所樂故尊之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以此能招所苦故下之所苦者身

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

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去聲)形也亦愚哉

俗情如此不過為形骸計耳下一愚字斷之

夫富者苦身疾作(勤也)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去聲)形也亦外矣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為固位計也)其為(去聲)形也亦疏矣人之

生也與憂俱生(妙語)壽者惛惛久憂(句)不死(句壽則憂愈久也)何之(猶其)苦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人稱其善)未足以活身

(以身殉名受禍)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身)

(赴難)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救人之危)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蹲卑身也)

(言諫君而君不聽當卑身循君勿與爭善)故夫子胥爭之(與君爭善)以殘其形(身受誅戮)不爭

名亦不成(意在以爭成忠諫之名)誠有善無有哉(言不足為善○此條獨多文法參差)

極言天下尊此四者之誤外字疏字遠字未足以活身字皆

申明上文斷其愚字之故也○尊此四者原爲圖樂故所樂五樣更不消申說

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誙音阬專確貌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俗之所樂無可樂也

將俗之所樂蕩漾一番揭過去○未之樂未之不樂言並不足經意也

吾以無爲則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上句主下句陪同是成語故並引之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吾以爲樂者俗又以爲苦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畢竟無爲的是下言其故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俗樂皆傷生之具至樂則活身之道無爲幾存則無爲之爲至樂信矣下又言其故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甯故兩無爲相合天地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芒音荒芴音惚

(猶荒忽也)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言無爲之化不可測識)萬物職職(多貌)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人能無爲則同乎天地矣其理豈非不朽乎無爲數存亦言與常之理然耳)

轉入無爲方是至樂○無爲直與天地同體長存之云猶婉言之耳須知莊子說至樂無爲是天地不朽之眞理活身幾存乃對世俗之傷生者言故下此字面耳不是說以此長生也看下文純是打破生死便知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叩瓦缶以節音)而歌惠子曰與人居(句)長(育也)子(句)老(句)身死(句)不哭(句)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感觸經心也)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

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偃臥）寢於巨室（巨室天地）而我噭噭然（哭聲）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一息之呼吸一日之理也一日之晝夜一歲之理也一歲之屈伸一生之理也一生之生死一元之理也約之則片刻全具展之則亙古無窮莊子四時之說猶舉中以易曉耳

支離叔與滑（音汨）介叔（支離忘形滑介忘心言二子乃託化也）觀於冥伯之丘（死者之稱蓋眾墓所在）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黃帝所會息處）俄而柳（瘍瘤也見旁訓）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不安貌）滑介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四大假合）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暫湊集耳）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觀冥丘之物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生者塵垢也此語形容假借深入妙諦本無塵垢風氣所蕩

諸方微滓滙爲朕兆與四大假合偶爾爲生眞精切無一義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音獨樓頭骨也）髐然（髐音囂空枯貌）有形撽（音敫旁擊也）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去聲）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上四句不得其死者此一句命盡而死者世上人大半多是不得其死故詰之獨詳也讀此可爲大哭）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猶凡也）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縱逸貌）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將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

深矉（顰同）蹙頞（皆愁貌）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死者之況生者言之不似也託之髑髏妙矣生死等耳但不言死之樂不足以明生之憂雖然以生者之嘗嘗言之則死者無為誠樂矣○三段皆看破生死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衣綿）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索也）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疑惑人之所言）惑則死（將加人以刑）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迓）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

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音游 鰷同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猝)聞之相與還(旋)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句)其好惡故異也(故猶本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知其異故任之)名止於實(不似浮言動人)義設於適(義陳於所怡適)是之謂條達(無不可通)而福持(受福堅固)

命與形不可損益則天下事孰可容吾損益者九韶大牢之養鳥豈獨強聒時主者似之今世之以養形為樂者何嘗知性分之恬愉哉是皆養鳥之類也○前三段看破生死又著此段乃知不是故作達觀實理之不得不然耳取意全不在遊說人主上

列子行食於道從猶道旁見百歲髑髏攓拳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汝知言唯我與汝以知予而爾未嘗死未嘗生也若猶爾果養乎養心憂不定貌詩日中心養養是也言爾果以死爲憂乎舊解訛甚予果歡乎我果以生爲樂乎種有幾抑知變化之種凡有幾耶言其無窮也下文約畧指之得水則爲㡭繼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蛙也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糞壤則爲烏足草名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蝴蝶蝴蝶胥也忽解一句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無皮殼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於食醯忽用倒句黃軦音況生乎九猷頤輅生九猷九猷生黃軦也瞀芮生乎腐蠸音權黃軦生腐蠸腐蠸生瞀芮也倒句中又忽用二脫句羊奚比合也乎不箰同筍箰字郎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又括二句○大地塵埃爲息所吹浮游水上塵塵相牽如絲如縷其名爲蠶蓋水苔欲生河中先有此狀在其水土相交之際水得土氣凝爲體質則爲蛙蠙

之衣即水舃也生於水爲水舃詩所云言采其藚是也藚與蛙依其下以爲衣焉生於陵屯則爲陵舃即詩所云芣苢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陵舃而得鬱棲化爲烏足烏足亦草名其根化爲蠐螬而葉化胡蝶胡蝶亦名胥又化而爲蟲也蓋草化爲蟲質多蠕弱又生田夫野竈之下者得人之氣無皮無殼其狀如剝脫名爲鴝掇鴝掇伏土千日化而爲鳥名乾餘骨乾餘骨吐沫化爲斯彌斯彌化爲食醯蠛蠓也喜酸而聚食夫醯故名之食醯生頤輅頤輅生九猷九猷生黃軦黃軦生腐蠸腐蠸生瞀芮遞遞相生皆蟲類也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甯爲一句羊奚草名根如蕪菁其根連合於久不生筍之竹則生青甯青甯竹根蟲也循本言萬載有老人會見一蟲長五寸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所謂青甯者乎程豹之別名筆談言延州人至今呼虎豹爲程青甯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世間自有此種怪異事不可以耳目所限而斷之一云青甯形似刺蝟俗云敗竹圂多刺蝟是也并存俟考若青甯果爲蟲則生程爲豹之說似乎難信

人以爲生死者在造化只是一氣之轉換耳畧舉數端其遞相變化如此則生死一化機之出入凡人貪生乃至生種種愛惡種種營求者不懼造化笑人乎故知無爲則順乎生死體乎造化其樂優矣

南華經解卷十八終

南華經解外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達生

從來無不朽之官骸而有不朽之神理官骸之必朽者既有形矣則必有毀此數之所制者然也神理之不朽者本無質焉斯無得而毀此數之所不得而制者也自有人以至於今從未有不腐之人仙家亦言尸解則形之不足存明矣若神明之昭垂則聖哲雖往其靈鑒猶如一日焉所謂薪盡火傳是也蓋神者人人具足不知養之則生而昏死而散知養之則生而湛然自得死而與化爲體此莊子惓惓欲養生者之必養神也○前三段大意已明後凡十二段橫側引喻或明

養神之妙或明養形之非末段借子扁慶子寄慨以至言告淺人未有不驚且惑者盡深懼此篇知希歟一孫休便歎盡古今萬萬人也此篇與內篇養生主參看

達生之情實理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為無益之養者生之所無以為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數之不可強者知之所無奈何也明明待盡無計奮臨故曰知之所無奈何也

提四句先將達者為迷戀人作一明照○以生在軀殼而務養之以命可延久而務强之愈迷愈戀愈戀愈迷不知軀殼猶寄寓耳人有眞宰之生而軀殼非所以生也天有不已之命而軀殼不能制命也唯達者為能知務

養形必先之物欲以物養形也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究竟物不足以養形有生必先無離形謂形能存生也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究竟形不足以也

存生也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形不足以存生則世之備物養形者何足爲哉

上段言達者必能知務此段言世人皆不知務○欲養形以存生此生之所無以爲也形不離而生亡此知之所無奈何也深悲其奚足爲要人急思一出離之路

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既在世中習俗難廢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去聲形者莫如棄世此大勇人斬根一著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遊於坦途正平則與彼造化更生與造化同其循環推移更生則幾矣近道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世則是棄事遺生也反詰何故必欲棄之遺之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此所以須棄之遺之也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合造化之自然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二氣合則生物形散則成始散於此者爲生於彼之始形精不虧是

謂能移與天地同其合散即上文之更生也所以與天爲一也精而又精反以相天養精之至化育賴其參贊

提醒世人第一著是棄世棄世之妙作三層洗出無累正平與彼更生是一層恐未明無累正平與彼更生之故又推出形不勞精不虧與天爲一是一層恐未明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之故又推出形精不虧是謂能移是一層○與彼更生也與天爲一也是謂能移也究竟只是層句耳特措語入微故疊疊洗發○道在古今惟其刻刻推遷所以眞常不毀得道者便是這一樣運用身無不化而神與天遊也故與彼更生正是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正是能移三層只是一意特反覆發明不朽之事不在塊然之形耳○此段精意都盡既駁世人養形之非此中又帶言形全者深明世人備物都是憊困之事并形亦不能養耳

子列子問關尹[關門之尹名喜]曰至人潛行不窒[謂行地中無礙]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慄戰慄]請問何以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純氣者先天之精塵滓不容者也]非知巧果敢之列[知巧果敢則意見用事之輩]居[坐]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有迹者皆物]物與物何以相遠[既亦為物何以能遠於物]夫奚足以至乎先[先者未始有物之際]是色而已[終為迹相而已○此知巧果敢之所務者]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此所謂先也]夫得是而窮之者[言究心於此]物焉得而止焉[所以不窒不熱不慄矣○此純氣之守者]彼將處乎不淫之度[守中無為]而藏乎無端之紀[動靜莫測]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總攬化機]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與天地合]以通乎物之所造[求至乎先也○守氣工夫如此]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同隙]物奚自入焉[神全效驗如此]夫醉者之墜車雖疾而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事其神全]是故遻[音誤逆也]

而不慴〔音折懼也犯害與人異也插一喻妙〕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得全俱以神言〕聖人藏於天〔藏神于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鏌干飄瓦俱以無心故不招折怨之傷○又插喻〕是以天下平均〔人人皆無心如鏌干飄瓦則平均矣〕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由此無心之道故不致傷〕不開人之天〔不啟人心之實知巧果敢皆開人之天者〕而開天之天〔但由自然之門純氣之守是也〕開天者德生〔物莫之傷〕開人者賊生〔物人害之〕不厭其天〔依常天德〕不忽於人〔慎防人心〕民幾乎以其眞〔庶幾神全而反眞〕

引此言養神之妙也神全則遊行處際物莫能傷豈恃此塊然之形少延喘息便爲養生乎○神載于氣而汩神者亦即氣也所以開口便說純氣之守最得肯綮知巧果敢乃與純氣相反者一是滯於形下之迹所以止同一物一是遊於形上之源所以物不得止兩項人分別了然彼將以下從純守

工夫落神全由神全落物不能入又用醉者一喻礙明神全物不能入之故復雖一節見得所以不能守此純氣者止因人慾用事汩雜此氣故致神傷而犯害種種矣閉口用知巧果敢一反正爲此故純氣之守止是無心自然所謂開天之天也知巧果敢處處有心著迹所謂開人之天也其語意束穿西透最爲融會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音居樓曲脊也]者承蜩[持竿黏蜩]猶掇之也[如手拾物之易]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上聲]丸二而不墜[累丸竿首用手停審積二丸於竿首不落]則失者錙銖[其承蜩所差者不過錙銖之間]累三而不墜[停審愈精]則失者十一[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猶掇之也[乃不復失]吾處身也若橛株拘[橛豎也株拘枯木也處身若豎枯木]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執臂若標槁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志專如此]吾不反不

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又覆明之何為而不得此擬蜩之道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孔子引成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神以氣為載以志為使引上段言守氣引此段言用志皆學道人精詣也○用志不分乃疑於神疑字妙蓋用志不分也止是存神之入路苟至於神則志字俱用不著矣上段言純氣純字已是精細然也是入手工夫若到神化地位便連氣字也用不著本文凝字俗本作疑字東坡乃定為凝字俗豈知有如此精詣乎○承蜩而先累丸教射而先覩鑑學劍而先刺狖古人妙處俱不可言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回淵也旋篙如觴其處深險也津人操舟若神便捷之極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音朔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又問其故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不得於津人求夫子言之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不見有淵如陵陸然）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無沈溺之懼）覆卻（句）萬方（猶端）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心也心者神明之舍）惡往而不暇（神定則隨在暇豫）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同惛）其巧一也（二人之巧本與瓦注者同）而有所矜（矜持惜鉤金也）則重外也（插喻最精）凡外重者內拙（總收一句）神定於內則外患不足以相攖然則養生者重內重外乎○

造語句句入微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人姓名）學生（學養生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讀作拂拂塵具也）篲（音歲箒也）以侍門庭（謙言已不過打掃門庭之人）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學道之人各有所溺則有所後矣即此便是累心故須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

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大家縣薄懸簾薄以蔽門小家也無不走也奔競營生與不與民共利者相反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世人但知養形則養神其所後矣引此段爲之著鞭也○單豹張毅只是借箇影子不然則張毅者何足云

仲尼曰無入而爾藏恐過乎靜無出而爾陽恐過乎動柴立其中央柴立槁木也如槁木之無心而立乎動靜之中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可稱至人夫畏塗者險阻之路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相戒勿由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去聲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先一層教人後一層戒人莊子引意重後一層蓋世之養形者全認衽席之上飲食之間爲快地也

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以臨牢筴（音策豕牢栅也）說（去聲）彘曰女（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女（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彫鏤也鏤刻之俎也）則女（汝）爲之乎爲（去聲）彘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腞同豚音篆畫篆文之楯也）聚僂之中（聚僂曲薄也言被髮而尸諸畫楯之上捲諸曲薄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謀身何不同於謀彘爲詰世人）養形者知其利不知其害然則昏於謀己不若明於謀彘者衆矣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音希臺失魂魄也）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

敖者曰公則自傷（神搖故也）鬼惡（平聲）能傷公夫忿滀（鬱結也）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眞正和之論）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沉（水污處）有履（鬼名）竈有髻（竈神）戶內之煩壤（掃除所積之糞）雷霆（鬼名）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鬼名）鮭蠪（音蛙龍鬼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鬼名）處之水有罔象（水神）丘有峷（丘神）山有夔（山神）野有彷徨（野神）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委蛇也）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猶幾乎）霸桓公辴（音軫大笑貌）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神搖則病生神釋則病去神之係於人也如是使桓公知養神鬼惡能侵之

紀渻（音省）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當從列子作雞可鬬已乎此脫文耳○）曰未也方虛憍（粗悍貌）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同影○鬬聲貌影猶動心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餘悍未消）十日又問曰幾矣雞（他雞）雞有鳴者已（此雞）無變矣（不爲變動）望之似木雞矣（精神凝寂）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養鬬雞猶以神全爲至而況於人之養生乎

孔子觀於呂梁縣（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從極高陡下故流沫最遠）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水至急故）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憂患）而欲死也使弟子並（音傍）流（並流沿流行也）而拯之數百步（弟子方水行數百步）而出（丈夫自已出也）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鑿池注水曰塘又堤岸亦名塘此堤岸下也）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同臍水漩入處似臍）俱入與汨（音鶻水湧出處）偕

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順水出入而不以己之私與之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呂梁陵處故也素習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生成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

從水之道而不爲私此神全之祕密義也養神者須知之

梓慶梓人名慶削木爲鐻同簴一云即敔之別名狀如伏虎者鐻成見者驚猶鬼神精妙似鬼斧神工非人所能爲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氣損則心動心動則神不專故不敢耗之必齊齋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忘利齊五日而不敢懷非譽巧拙忘名齊七日輒然猶忽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忘我當是時也無公朝勢忘若不爲公家削之也其巧專而外滑消外而滑心之事盡泯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察木之生質形軀具矣木質宛然恰可爲鐻然後成見現

鐻（恍乎一成鐻在目）然後加手焉（乃取而削之）不然則已（否則甯弗削）則以天合

天（純任自然以神遇也）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用數然後字揣摹神會如畫）

一技也猶以神遇而後妙養生可知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直也）左右旋中規（圓也）莊公以為文

弗過也（雖組織之文弗能過）使之鉤百而反（圓轉之如鉤百過而後反）顏闔遇之入見

曰稷之馬將敗公密（默也）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

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無心自然神之所以全也若夫心動則神疲矣今也營營無

已不至於神索不止則力竭而敗者豈獨在馬也哉顏闔論

馬固耗神者之金鏡歟（神猶馬也子祀曰尻輪神馬）

工倕旋而蓋規矩（蓋猶過也謂掩過之也佀以手運而巧過於規矩精之至也）指與物化而

不以心稽故其靈臺（神舍）一而不桎（神凝而無拘束之若）忘足屨之適也忘

腰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內外俱忘境會之適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知適則其適淺矣忘適之適斯化矣

神明至則迹相捐工倕之用指外不藉於規矩內不費於心思惝然獨運而境會自符斯其恰適豈復迹相之所能測哉明乎此則神明之妙不獨在工師之用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怪問也子扁姓慶子字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擯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平聲遇此命也呼天而言我何以遇此命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墮體遺其耳目黜聰芒然無知貌彷徨乎塵垢世俗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率性而不恃能長而不宰長物而不居功今汝飾知去聲以驚愚飾知以驚人之愚修身

以明汙修身以明人之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過於炫露汝得全而爾形軀具而爾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言炫露如彼宜招禍患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為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非先生惑之也何罪之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悅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一喻今休欵啟欵小竅也欵啟開竅至小言所見者小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小鼠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

驚乎哉鴳同鷃音晏鵪鶉也小鳥

通篇以微言至論提醒世人至此恐鑿枘未必相入特借扁子之歎孫休爲之加一警策○笑盡天下人都是欵啟寡聞

南華經解卷十九終

南華經解外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山木

此篇教人以處世免患之道其意在任道德而說道德處純是一片淸虛柳子厚曰與內篇人間世參看○逐段夾叙自爲章法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即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

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將者擬度之辭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處世亦可謂近似然而非道也隨即一轉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又進一層言道德則更著不得一材不材字面矣無譽無訾不可得而美惡一龍一蛇不可得而凡聖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未始有物之先物物主宰乎物而不物於物何不自滯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傳習則不然合則離有合惡得不離成則毀有成惡得不毀廉廉隅則挫有廉惡得不挫尊則議有尊惡得不議有為則虧有為惡得不虧賢則謀有賢惡得不謀不肖則欺有不肖惡得不欺胡可得而必乎哉不能免於累也上段正此段反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二者較之乃知其勝

材則以有用致傷不材則以無用致傷若材若不材猶以兩界而不免於傷唯道德則材不材之迹俱化超然萬物之上

累何自至邪嗚呼斯鄉也農黃以後其不再見矣乎

市南宜僚〔居市南姓熊名宜僚楚人〕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拨手一喻〕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相也〕疏〔遠也〕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不有其國也有天下不與正是此意〕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寓言玄德〕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耕作〕而不知藏〔蓋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

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寓言道德高遠難至市己又無進造之資也南子曰君無形倨謂無自足無留居無溺所安以為君車此即進造之資也君曰彼其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寓言道德孤寂且清苦難至也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何患於清苦乎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所窮獨往深造如此送君者皆自崖而反人弗能相及也妙妙君自此遠矣何患於孤寂乎故有人者累得眾而有國則有有國之累見有於人者憂見有於人而為君則有憂民之憂故堯非有人有天下而不與非見有於人也忘帝力如何有吾願去君之累不有人除君之憂不見有於人而獨與道遊於大莫猶廣漠之國方舟而濟於河又插一喻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同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張開也歙斂也呼他撐開收斂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何故向也虛而今

也實以此故也然則虛之為用妙矣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建德之國大莫之國即道德之鄉也其要訣止在虛己能虛己則日遊於彼國彼鄉矣因莊子此文而睡鄉醉鄉諸作效顰相繼矣○行文清機飄渺恍如伯牙入海成連徑去一段神境使人塵心頓盡

北宮奢衛大夫居北宮因以為氏名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看下文則所云賦斂者似即今募緣之事為壇乎郭門之外為壇以祭因鑄於其所三月而成上下之縣言其不久而斂之多鐘架有兩層故言上下之縣蓋編鐘也王子慶忌王族周大夫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抱一耳不敢有所雜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欲返末俗於太古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儻然無心若怠若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處世務紛紛如草木之叢植而無迎送之知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因其力所自盡不強所不堪也以上皆無心而任物之意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無損吾心而況有大塗者乎賦斂且然況處天下有大通之

半畝園

[塗者乎其觀應可知已]

北宮奢所云即虛己之道也一之間無敢設也是虛己精髓語所謂大塗又豈在於一之間之外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嘗試]言不死之道[謂不致犯患而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燕也]其爲鳥也翂翂[音分]翐翐[音秩皆弱飛舒遲貌]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世所棄餘]是故其行[杭]列不斥[類雖不多]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燕以不露其能免患也]直木先伐[可用故也]甘井先竭[可飲故也]子其意者飾知[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不免於患]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返同於眾]道流而不名居[不居有道]

之名（名書訛作明）德行而不名處（不處有德之名德書訛作得）純純（純一其心）常常（平常其行）乃比於狂（加猖狂之無知）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不圖聲聞）子何喜哉（何喜於自見而招禍）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不尚華）食杼栗（不珍味）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之行列不亂）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妙跌更何自有死喪之患）

凡人處世總是有見異於衆之心則衆來傷之夫見異於衆之心不出功名兩端此兩念消釋則虛己之道其庶幾矣○

說到鳥獸相忘透過人道一層雖是快筆實亦至理也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國名）人之亡（逃亡）與林回（即假人之亡者）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錢貨也）與（爲錢貨而負之與）赤子之布寡矣（不如璧）爲

其累與（爲有累而棄之與）赤子之累多矣（過於璧）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璧）以利合此（赤子）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言非天屬）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無可挹取於前）其愛益加進（而眞意愈覺相親動以天故也）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其命（舊本訛作眞泠二字）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皆言因其自然）緣則不離（不離乎物則）率則不勞（不勞於安排）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天然眞率何求於禮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又何資於外物皆言止須動以天自無往而不得也）

以天屬者形迹盡融而眞性相感其與人本非强合豈得易離此處世第一義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音絜帶也）係履（以素穿履）而過魏王（魏王惠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病困）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非猶不）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攬枝而盤結之如蔓然）而王（去聲）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皆木之有刺者）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非存加以束急而不得柔動者）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如欲不安於憊則比干受害其已驗者也反掉一句最峭○先說不是憊後仍說入憊口鋒甚快）

不遭時則不得不憊與世推移之道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有枝擊木）而無其數（而無節奏）有其聲（有歌之聲）而無宮角（不主

音律木聲與人聲犁然猶釋然如犁田者其土釋然也有當於人心顏回端拱還旋目而竊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恐其廣己而至於過大愛己而造哀也愛己而至於過哀此皆不能處窮之弊○先叙二句法奇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四語精甚其解在下夫今之歌者其誰乎一任自然非我歌也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不通天地之行也皆天地流行之大數運物之泄也運動萬物而發泄難已者言與之偕逝之謂也吾惟順化與之偕往而已為人臣者不敢去之臣受君命一理不敢逃忽插一喻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然則天命我以窮不得不順故處窮而恬然不傷此所以無受天損易也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始用初進也初進之時卽四達而無不利爵祿並至而不窮人益如此物之所利然不過物利乃非己也於性分無與也吾命有在外者也乃吾之氣數偶有通於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虛叨爵祿無異盜竊此君子賢人所不為者吾何所取哉故曰鳥莫知智於

鷾鴯燕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口啣之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襲入也言入巢於人室社稷存焉爾但以託居在此耳非有所貪也言貨之柄人操之人以盜我鮮不謂榮故貪戀無已會鷾鴯之不若也惟君子乃知於所性無加耳此所以無受人益難也○孔子言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此處卻加此說極有味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一氣運轉萬物化生而不知誰為繼禪之端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以待之而已耳惟守正以聽變化之自然可見境會之際我以為方來者轉盼而又為過去此所以無始而非卒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與天皆天為之天即理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人或不能全其天以性分有所加損故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天者日逝而不停聖人安然體其日逝者而終其身又惡有以已與天抗者耶此所以人與天一也

四節無一語及陳蔡之事然分四節讀之陳蔡之窮已不啻如浮雲過空矣○四句之義一句妙一句說到無始而非卒

目前所値不過電光一閃耳說到人與天一身同造化轉如逝水更有何點塵爲累邪此等處俱領畧不盡○孔子陳蔡一事一篇中凡三引之話端各別俱爲處世之微言又俱道著根本處蓋道無二用幸著便是道裏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雕陵陵名樊虞人之圃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可同一寸感周之顙額邊經過而集於栗林樊內栗木之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廣也不逝集栗林也目大不覩感人顙也意有所戀遂故如此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留伺便也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臂也螳蜋臂大舉則自蔽故曰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失其常性故不逝不覩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蟬召螳蜋螳蜋召鵲皆自招害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爲藩其樊也此一層出人意外妙妙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來庭中藺且周之弟子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

問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淸淵言觀鵲之逐利而自反招虞人之辱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言不常違俗犯人之所禁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接連寫出數層妙境使人有目不及貶之趣蟬一層螳蜋一層異鵲又一層已數累之上矣又轉出虞人逐誶一層收入當身如窮幽陟險之後又轉一勝眞文家樂事也○方見利於前不知已召害於後輾轉相生各不自悟可見人在世間方寸中偶爾一動便是無數倚伏之機尙可以妄萌一念少生一事乎故虛己無爲道未有踰焉者也

陽子之宋列子作楊朱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

美彼自以為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彼自以為惡吾不知其惡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去聲不自矜也安往而不愛哉

有一我見橫在胸中涉世皆面墻矣莊子反覆致警蓋為普天下人最深病根只在於此此根未除種種惡習生發種種禍機踏動矣莊子欲為拔去則道德之鄉不遠矣

南華經解卷二十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田子方

第一段引出一眞字以後逐段都發此意○人皆取其糟粕遺其精華狥其迹相亡其神理道何自明於天下乎夫道之妙不可以名言不可以指測惟悟眞者得之○要寫眞字既不可名言指測故通篇止借遺言遺事忽影忽襯使紙上怳惚可覩但不知何處得這許多妙事妙言爲立屑之數也可知大半莊子自造不是現成文字○眞字便是孔門誠字誠者一也如神也物之終始也無息也無倚也無聲無臭也了此數句便盡此篇之義可惜學者先不識誠字無怪其以南華爲彼家言矣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賢人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無擇子方之名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看他節次引入文情最妙最婉子方曰其為人也真此一字已畢此下皆寫此字耳人貌貌雖人而天心則天虛虛已緣順物而葆真養吾真宰清而清介容物又能容人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不待言責使人之意也消不肖之心自消盡負意所貫徹也○順子之真如此無擇何足以稱之無得而名也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皆自失貌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順子始吾以聖知智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儻然口鉗而不欲言不訴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喻其至粗天真之外皆土梗也夫魏真為我累耳

從數稱說到無稱純用輕筆引起有態有境止要點一真字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習於末學而陋於知人心昧於本體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猶起予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人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昔頃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同導我也似父形容其明禮義而不知人心俱用韻語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此累接句

妙妙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目觸之而已知道在其身亦不可以容聲矣何處復著

言語

雪子口中寫得豎儒可笑李太白嘲魯儒頗得此意夫子之於雪子則以

眞過眞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絕塵則無迹可尋矣皆以馬喻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者猶字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者猶字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者猶字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凡此猶未離乎迹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不用規矩而民蹈乎前民自履道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至此則神運之速也仲尼曰惡嘆辭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心死則滯於迹不能與造化同體其可哀孰於人死也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以日喻化字萬物莫不比方從日爲方向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凡事俱以是爲作也是出則存也相見是入則亡隱沒也日之出入無停晷而人依之如此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造化之往來爲生死如依日之出入爲存亡也吾一受其造化成形而不

化以待盡何我之形有盡也效猶感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若化機之在吾心者則神運不息而無窮薰然成形分明有定形知命者不能規於前而其閒神化之速雖知命者不能豫規之於前丘以是日徂盡心之妙運與化爲體者如此則吾亦與俱逝而已つ凡此唯心活者有之吾終身與女與汝言無隱乎爾一交臂而失之乃轉盼已非故我可不哀與日徂如此思之欲哭女汝殆著乎吾所著也但明於吾所顯著之迹耳如云言辯等是也彼所著已盡矣所著者忽已過去可見不足據也而女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馬未嘗不歷唐肆然頃刻過去馬豈停於唐肆而求之於是裝因同原以馬諭故亦即馬言之其旨精甚唐中路肆市肆也吾服女汝也甚忘女汝服吾也亦甚忘服言素所佩服人俱在日徂之中吾與汝本無可執過去都即成忘雖然女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故吾去而新吾又生無頃刻留亦無頃刻熄也則時時有吾在焉雖奔逸絕塵何必有瞠若乎後之慮哉答轉顏子問意

正是覿面相呈妙絕妙絕此等一篇舊解都不知作何語可歎

可見者道之迹滯於有方者也不見者道之眞流而不息者

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以爲言天地之化機可以爲言一心之妙運可總一道也此段發洩此義大聖大賢相對微言第二三章不能說亦不能聽者也○天下一事一義一時一義稍有遲留便不相及此何以故造化本無停聖人心便須相背也唯聖人心即化化即心同在活潑潑地所以轉盼非故而放於日新也解得義之與比一句便是此處了悟學人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音竿）慹然（慹音執不動貌）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先作掭叟）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物之初無物之際也遊心於無物之際者適道之眞也）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心已困）口辟焉而不能言（欲言之而口又屏僻）嘗爲女（汝）議乎其將（將言且然而未必之義謙詞也）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

乎地陰陽互爲其根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所窮三層皆言物外有個主宰正所謂物之初也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宗在物而人奈何累於有物之後哉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是字俱指物初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未請之先歆艷之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惡也易換也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變易其處而不失吾水草之常喻人不以變態亡其真常喜怒哀樂小變也不入於胸次不失大常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萬化不離真宰得其所一而同焉與真一合德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猶得一則任變而際乎真常超寄矣棄隸者官爵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真常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萬化

極言變未始有極極言常也夫孰足以患心則逍遙遊之矣已爲道者解乎此惟既履道者知之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俗本誤作偃字至言變不失常之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說當作脫言不能外也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汋音勺水激行也無爲而才自然矣水無所作爲惟順其才之自然而已至人之於德也不修無心於修而物不能離焉體物而不可遺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醯雞蠛蠓也覆於甕中無所見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大全二字妙圓圓一個即天地也即萬物之所一也二句勿泛讀過

物初則無物也無物之際宗主在焉即眞是也遊之方在小變而不失大常夫變也者物態不齊有萬也常也者天下不出於一也知萬物爲一而得一則自不以變失常矣即葆眞是也末後并用功之迹都掃去所以爲眞人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比也)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音鉤)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緩步佩玦)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言公不信)如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誰耶)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應轉少字)

獨有一丈夫蓋眞儒也其人爲誰非吾夫子不足以當之夫子爲哀公時人莊子蓋寓言特尊吾夫子一人爲眞儒也何以知其寓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何由得與魯哀公相見耶一部莊子大半皆此類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完廪浚井是也故足以動人成邑成都師錫帝禪一個爵祿不入於心一個死生不入於心皆完其眞也○無心於爲而獲應如此則知有心於爲者之拙矣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史畫工受受命揖而立舐筆和墨此將畫者在外者半此不能畫者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儃音坦舒閒貌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旋舞自得臝解衣見形也○則字妙出自意外也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

眞畫師不在於筆墨之間學道人奈何不求爲眞儒而以文物爲宗師乎

文王觀於臧地名見一丈夫釣分明釣而其釣莫釣又似意不在魚非持其釣不是執釣魚以爲釣有釣者也別有釣意常釣也即不執竿亦釣也連下六個釣字錯落頓挫文

王欲舉而授之政蓋亦象外過之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頿同髯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爾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不必他疑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不復有黨長官者不成德不自居功斔音庾量名六斛四斗也斛十斗不敢入於四竟恐大小異式不敢入竟內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孫月峯曰三句疑是註語○典法無更偏令無出是其無為也而感應若此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以有心為政則不足為也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德未足以信人

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循百姓一時之情以取信耳）一丈夫者分明是太公也其釣也有不釣之釣故其爲政也亦有不爲之爲是眞太師也公佐武王開國於齊何有夜遁之事蓋借此以跌明有心爲政者之非也

列御冦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滿彀）措杯水其肘上（前手直而平可置杯水於上言定也）發之（句）適矢（句○一矢方去）復沓（句○第二矢已復在沓將放也沓以朱韋爲之所以韜右手食中無名三指利於放弦者也）方矢（句○第二矢方去）復寓（句○第三矢又已寄在弦上皆言其便捷也）當是時猶象人也（不動如木偶）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猜試）與女（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汝）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面面）（高山背臨深淵逡巡後退足以三分計之二分垂在虛空駭絕之事妙絕之文）揖御冦而進之御冦伏

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汝）怵然有恂目之志（内恂懼則目眩又何丞天纂云吳人呼瞬目爲恂目）爾於中也殆矣夫

太公有莫釣之釣無人有不射之射射以神定爲主妙如御寇猶技也必如無人則進於道矣○寫無人登高臨淵險極嚇極此際四邊無倚非眞全者其孰能之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微適貌鼻躩息而不粗有養之意也妙句）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外物耳）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不知可貴者在令尹乎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若在令尹與我無與）在我邪亡乎彼（若在我與令尹無與）方將躊躇方

將四顧(悠然渾然)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智)者不得說(悅)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同劫)伏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音泰)山而無介(石不得礙也)入乎淵泉而不濡(水不得沾也)處卑細而不憊(貧賤不得而病也)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其充滿如此○五句又極言之)

孫叔敖得眞人之意矣孔子因而廣之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五字作一句讀)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妙妙吾所存者眞也)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轉筆止一反撲甚於熱喝矣)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愈轉愈妙)

眞存者無一亡也眞亡者無一存也存亡在我豈以國哉○連下三轉峭宕無比其快又如風○散散敘十一段話說段

段精微段段閃爍一再讀之耳目心思之外隱隱如有所遇

南華經解卷二十一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知北遊

此篇寫道妙只是一無在全部爲直指奧窔之文然其處明解脫已曲盡文家襯射之妙矣

知知識也北爲人名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音焚隱然弅起也之丘知本不足與於道者然北者玄方玄水者玄地隱弅之丘者似有丘而無丘遊於此登於此則知較進矣所以遺妙人也而適遭無爲謂焉無爲謂者道妙本無爲無謂也又託一個人名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汝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居何服事則安道何從何道由則得道故作粗語致詰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本無名言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白水南方皆昭著之處求玄不得反於知之故處也登狐闋之丘狐闋

寓言狐疑歎闕也而覩狂屈焉狂屈猖狂放屈不拘迹相也又託一個人名知以之猶此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音哀嘆聲予知之將語若幾落名言不如無為謂之渾也中欲言而亡其所欲言究竟不可名言也知不得問反乎帝宮帝宮者主宰之宮寓言方寸也見黃帝而問焉黃者中央心居人身之中見黃帝而問寓言求諸心也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皆言自然乃合道也知問黃帝曰我與若汝知之彼與彼無為謂與狂屈不知也其孰是邪四者孰是黃帝曰彼無為謂眞是也遵之本然狂屈似之庶幾合道我與女汝終不近也以有知有心故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數句揭明大指下文俾於言道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仁義近乎道義可虧也義則有分別滅去之可也禮相偽也禮則浮文足助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去華損之又損之絕義棄仁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道體

如是今已爲物也朴散而爲器矣欲復歸根欲反於道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大人則自然無爲也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生死循環無窮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與死生爲一氣吾又何患任其屈伸可也故萬物一也言萬物之死生總一氣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以生爲神奇而美之其所惡者爲臭腐以死爲臭腐而惡之臭腐復化爲神奇死也生之始神奇復化爲臭腐生也死之徒故曰通天下一氣耳然則何所用其美惡之心哉聖人故貴一以上皆言道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汝若汝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近于無知予與若汝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大旨看他言道之後又繳明道本不容言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結句冷然無爲謂終於無言妙

道在於無有心則非故知最言道也今知而涉乎玄境則與道遇矣故道無爲謂也道之而未能得仍求言之者蓋習相未損所謂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眞面目也反於著察之地生其狐疑是知之本色又問狂屈則是不能得乎上而求其次也求其次而又不能得乃反求於心是又其次也甚矣知之難與於道也○知者心之所出然心無所不涵故反求乎心而黃帝能言道也道非言不明究竟道不在言故末段仍歸到無言者是道忘言者似道而黃帝之言道與知之求言終不近道也○如此一篇大文字止是把知者不言三句演作一幅畫圖耳莊子欲寫難明之道不得已而出爲妙想成此設境後來子虛烏有毛穎墨君等作紛紛不已不知其有何不得已耶○看他末後收煞明言是者以其不知終不近者以其知之便曉得劈頭用知字託名之故○心雖能涵

道然終是與知一類故打并在知一邊同說個不近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利及萬物不言所利四時有明法而不議氣候分明不須擬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各有成性不待辭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下文皆寫天地化物之道明其當觀法也今彼天地神明至精與彼物百化言天地以神明至精生百物下詳言之物已死生如此異變方圓如此異象莫知其根也卻不測其所以然扁同翩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雖莫知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大無外小無閒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天下以此一升一降變化日新陰陽四時進行各得其序陰陽四時以此不爽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以上皆極寫本根本又費又隱可以觀於天矣天地根本如此此至人聖人所以觀於天地而無事爲作也

極爲道之用至費體至隱無非自然○就觀天言之者天即

道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女(汝)形(體靜)一女視(神凝)天和將至(則和氣自復)攝女知(心斂)一女度(氣轉)神將來舍(則神明自歸)德將爲女美道將爲女居(自然有此驗)女瞳然(瞳音創有知貌)如新生之犢(無知也)而無求其故(勿容心推測往迹)言未卒齧缺睡寐(妙境)被衣大說(悅)行歌而去之(妙境)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同昧)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叶音迷彼既無心而我不容有言)彼何人哉(叶音齎骸灰一叶知持謀哉一叶歌詞妙)

寫兩人相悅以解神境俱絕○被衣前所言者學道之功後所歌者有道之象未嘗一字言道然滿眼都是道機矣

舜問乎丞(官名)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汝)身非女有也(陡然奪去驚人之語)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

形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女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形形相禪故曰蛻）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是天地之彊陽氣也（彊陽就氣之健動處言之）又胡可得而有邪（又倒插個非有）

委字妙妙造化流而不息偶爾委寄便成一物未幾又復歸還如委任者暫以相付終非我有也○如此羃揭方使學道人懸空解脫夫焉有所倚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宴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爾）心澡雪而（爾）精神掊擊而（爾）知夫道窅然難言哉（此句先道破）將爲汝言其崖略（邊崖大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二句提起）精神生於道形本（質榦）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本由道生精神精神生形而物乃以形相生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不知

所出無房不知所歸四達之皇皇也大通溥博邀於此道者四枝同股彊思慮
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
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都少他不得此其道與一束作擬議之
詞甚見道之難言也且夫博之不必知道不在博辯之不必慧道不在辯聖人以同己
斷之矣聖人決不務辯博也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分定故也聖
人之所保也所性之道則聖人所保也淵淵乎深其若海也魏魏乎大其終
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深大莫測故爲無窮之藏如此則君子之道彼其
外與君子參贊之功猶在物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此乃天地根源自然
之道也又一束作擬議之詞甚見道之難言也○以上二小段言道居不見之地爲造化根本凡物之昭昭有倫者不過道之
寄迹也下文又就人身言之中國有人焉不可偏指爲那一邊人故曰中國人也非陰非陽渾乎
陰陽之際處於天地之間泯乎天地之分分明是太極之中也故號曰中國人也直且爲人彼直
姑且爲人耳將反於宗究將遊於物初之宗自本宗也觀之生者喑因醷噫物也

喑醷聚氣也言人生不過偶爾聚氣之物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爲堯桀之是非同在俄頃中又何足分是分非果木實蓏草實有理各有倫理種類不亂人倫雖難雖不能者所以相齒其所以然者相去不遠正言是非不足爲也聖人遭之而不違順應過之而不守推移調謂和而應之德也偶泛然而應之道也無心乃爲合道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倫之責莫大於帝王然應帝王者亦止此泛應之道耳○一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同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興起貌莫不出焉生油然漻然歸虛貌莫不入焉死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對死者言曰生物別乎物曰人類解其天弢墮其天袠哀之悲之卻不知人有靡弢如天以弢袠拘之今死則如解弢墮袠也墮音揮同隳弢弓囊袠衣囊取譬稱絕紛乎宛乎紛然而無復約束宛然而超於象外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前出於造化今入於造化如入客之赴於家不爲快樂反爲哀悲乎上用出入二字代生死字原妙○又一束以上言人身之昭昭有倫者不過道之寄遊也不形之形不形者形所自出形之不形形者不形所爲是人之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

也非將至於道者所務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二句即昭昭生於冥冥有形生於無形二句也乃云非將至者所務蓋欲并掃去此一番話頭如下所云也此衆人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明見者不能遇道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以聞爲道不如充耳此之謂大德

總是說道窅然耳夫道窅然難言哉一句便盡矣下用昭昭二句一提遂詳言萬物之化一本於無形之道作二小段更遞入人生之形莫非暫假此無形之道亦作二小段蓋道之窅然亦既明矣雖然如此數陳不疑於窅然之不難言乎末一轉急收到同知之論非至者所務則道之不容言又明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指其所在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

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莊子自謙東郭問已同不足取正也質乃質正之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正獲司射之官儀禮云大射任而正司獲本耕射之中否者今問於監市之蹝豕而能驗輕重者是每下也然其所知之數愈明顯矣況者顯騐也蹝豕之聲則可知其肥瘠至今屠家猶常能之莊子既自謙不足取此然譬如正獲下問于監市其事雖卑下而所知乃有愈明者女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言汝不須期定何者是道天下豈有逃乎道之物哉至道若是本無不在大小亦然汝以我前四言為瑣小不知雖大言之亦與四者同耳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周偏咸三字一指大言小言異辭一道取譬妙覺解頓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遊心於虛際則見道之何源而無窮極也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調和而閒乎必擾故不見道此淨心之蘊也寥已吾志句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心靜之後吾志已寂寥果往來於道中而無終窮也彷徨乎馮閎遊於虛廓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主宰乎物者指道也與物無際物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俱無邊際而物有際者

所謂物際者也（道與物無際而一物各有邊際者所謂物際而已不可以言道也）不際之際（若道則本無際而見於所際）際之不際者也（雖見於所際而究則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也（此皆際也）彼為盈虛（際）非盈虛（不際）彼為衰殺（際）非衰殺（不際）彼為本末（際）非本末（不際）彼為積散（際）非積散也（不際）

寫道體無在無不在無不在而無在潑撒則當前徧滿膠著則毫無覓處如此披揭何啻晨鐘（禪家有何處是佛麻三斤何處是佛乾屎橛之語讀此段乃知是莊子唾餘）

婀荷甘（人姓名婀音阿）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婀荷甘日中奓（昌者切又音查莊加切開也）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聲嚗音剝）放杖而笑曰天（老龍）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老龍）無所發予之狂言（未嘗振發我以大言）而死矣夫弇堈（人名）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宗之）今（神農）於道秋毫

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析秋毫之端為萬分猶未得處一極言其少也而猶知知老龍吉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道本不在於言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論者終不能明道也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極寫言論非道

於是泰清名訛問乎無窮名訛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名訛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此言也問乎無始名訛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仰字之訛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終無可答）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中未有得）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崑崙至高過此然後絕塵方能遊乎太虛）

語意最明○道在虛無塵見未超無怪有物相隔也不過崑崙則不遊太虛妙語創獲

光曜（託名）問乎無有（託名○即此設想便妙妙）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同熟）視其狀窅然空然（無無之狀）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畫出虛空）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有曜無實是能有而無矣）而未能無無也（未能若竟無之為無也）及為無有矣（及為無而猶未免於有矣）何從至此哉（何從至乎此無無之境哉）

光曜近於無矣然猶有可得而覩故向無有問之人何曰不

在無有中會焉不察其有其無曾未嘗一經意者也夫子有乎無有乎者此一問使人陡地醒眼矣不得問妙無答者也不得問而惝怳之頃忽下數句揣摹描出無字真所謂向虛玄而染墨者也昔人稱畫風畫火便為絕技豈若此文之畫空乎○予雖有而實無矣而未能若竟無之為無也然則是無而未離於有也及為無而未離於有矣何從至於無無之境哉數句輾側恰盡光曜身分諸解此等處亦多失之有無無有中間者須稍斷始得其解○予能有無句撫其所已然及為無有句逆其所未足有無無有一顛一倒而句意不同是轉筆之妙也○寫道只是一無若莊語之便是中庸末後一節文字細細讀之自解人頤

大馬大司馬之官之往也捶鍛也鉤劍也者大司馬往鍛劍者之處也年八十矣而不失

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專其神也)是用之者(㧞)假不用者也(神)以長得其用(十字一句揣者也字於中間以爲岩齋逸甚)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無事乎不須神)物孰不資焉

用處之妙在不用處不用者乃無不用者也甚矣無之貴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凡有皆生於無卽今之未有人物而可生人物則古之未有天地而有天地其理一也蓋以目前喻之)冉有失問而退(意解也)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昭昭然(已解)今日吾昧然(復迷)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神明默契)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轉念又狗於迹象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總一氣之化耳)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子孫可自無而有天地獨不可自無而有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言至理無可應)

對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非欲以生生此死者非欲以死死此生者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皆道之自然一氣屈伸耳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反與一何物物者非物道也物出不得先物也一有物出已涉形器不得爲先乎物者矣猶同由其有物也由此有物而推之猶同由其有物也無已又疊一句言由此有物而推之且從一生萬而無已蓋自無生有之無窮也如此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聖人愛人之仁無有已者由一心而生去亦皆取法乎物皆自無而有自有而無已也

自無而有者道之所以無窮也今滿眼物事皆是自無而有則古之天地亦是自無而有不待再思者也無之妙也如是夫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與物俱化而無心也回敢問其遊遊心何處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與物偕遊而內不化天君不動今之人內化心神搖徙而外不化凝滯於物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究竟

化者即不化者之流行耳安化安不化何有化不化之分哉安與之相靡何可以內與外相靡哉必與之莫多必知其化不化止一氣所為斯可耳狶韋氏之囿寬大黃帝之圃稍隘有虞氏之宮又隘湯武之室隘之至世愈衰則愈滯于外面不化之迹而規模愈隘矣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鳌傷也為師者猶以有心傷物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無心是非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遊心自然雖將之迎之無非自然也冋問無將迎此反說能將迎妙妙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徒以身為外境哀樂之寄寓而不能外化而內不化焉可悲極矣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但知遇物而不知離物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但以材能為能而不知以不能為能也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知能無涯則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此人之常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乃欲勞心推測以冀盡知盡能豈不悲哉止見其不化而待盡已耳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

必欲以知之所知則淺矣豈見道者之爲哉
齊之使都無不知

無將迎則遊於自然矣其要止在不逐物以勞心蓋道本無際以有心與之則失也

南華經解卷二十二終